

# 大众周末

新闻关注



92岁津巴布韦总统笑斥去世传言

世界上最年长的国家元首——92岁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9月3日笑斥关于自己健康的传言，称自己“死后又活了回来”。早先他在一个地区峰会上提早离开，引发新闻传言称他在飞往阿联酋迪拜途中去世。



爸爸老年痴呆女儿与他拍照留念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当80岁的父亲被送往24小时看护中心时，两个双胞胎女儿决定与父亲拍摄一组婚纱照，以免留下遗憾。“父亲很有可能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了。为免留下遗憾，决定和父亲一起拍摄婚纱照留念。”



泰国小姐总决赛冠军是中医专业学霸

2016泰国小姐总冠军，21岁的Zamim，目前是帕天大学中文、中医专业的大三学生。她将获得超过790万铢(约1.52万人民币)的奖品。



小狗给失明伙伴当眼睛

美国华盛顿一只叫甫子的爱斯基摩犬眼睛看不见。幸运的是它得到小伙伴博美犬泽恩帮助。两只小狗形影不离。会一起游泳，一起在公园玩耍，晚上会依偎着睡觉。

## 周末人物 红星照耀中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一名不到11岁的女“红军娃”迈着稚嫩的小腿，行走在望不到头的队伍里。她就是开国上将萧华的夫人、兰州军区后勤部原副政委王新兰。她回忆说：“当时我的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

# 王新兰：“跑”在万里征途上

□ 余玮



1940年夏，王新兰与萧华在山东滨海区朱樊村。

历史迷雾重重。中国工农红军那场“不可思议”的大迁徙给后人留下许多回味、考证的“谜团”。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她的所见所闻为我们“阅读”那段历史提供了佐证。

5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在别的孩童还懵懂无知的年龄，她已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她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等职。

这位九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如今已92高龄，居住在北京育群胡同一个幽静的四合院里，安享晚年。她就是开国上将萧华的夫人、兰州军区后勤部原副政委王新兰。采访中，老人讲述了80多年前“跑”长征的细节及自己的人生片断。

###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每每听到这熟悉的歌词和旋律，王新兰的眼前就浮现出丈夫萧华创作《长征组歌》的情景。自己一唱起这首歌，当年三过草地的王新兰总是心潮起伏，长征于她记忆太深刻了。

关于长征，美国记者斯诺曾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全部写出来的。”在长征胜利30年后的1965年，12首“三七句、四八开”的系列组诗横空出世，这就是《长征组歌》。其中10首被谱曲传唱，这就是《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组诗的作者萧华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晚年，王新兰回忆说：1934年，时年18岁的萧华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他忘不了当年长征路上每一个生死考验的场景，忘不了和自己一起战斗生活过的战友。面对长征，萧华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情要诉。

那场使红军从濒于灭亡之中再生的大迁徙，那场红军向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挑战的英雄壮举，萧华视之为中国共产党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因而值得大书特书。

《长征组歌》这首脍炙人口的音乐史诗，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的天空。而由组歌所述、重现的长征画面，一次次令人们感慨万千，一幅幅定格为永恒的记忆……



王新兰认真审看本稿。

长。王新兰急中生智先开口道：“长官，摸到这里做啥子？”“烦得很，打只野鸭吃吃。”“刚才听见说今晚伙上有卤大肠。”她投其所好。果然，连长眼睛一亮：“真的？”“哪个骗你。”连长一脸高兴，正要走，又回头问：“你上哪儿去？”王新兰强作镇定地说：“猫儿跑了，我来找找。”等连长走远了，她踩了踩鞋窝里的密信，赶紧解开小腿跑进了密林……回想起当时的险境，王新兰仍说出一丝孩子般的狡黠与得意：“那可是我第一次撒谎哟，也不晓得怎么那么像。”就是这封信促成了一次战斗的胜利，缴获了敌人十几支枪。小小王新兰，为游击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新兰离开那个阁楼后，王新兰的两个哥哥也跟着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又沸腾起来了。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新兰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庆祝大会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新兰任军长。大会盛况空前，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几年后的今日，王新兰回忆起那天的盛况还十分高兴。她说：“那天，姐姐心国带着我，半夜就起了床。我们一人举着一面小旗，跟在队伍里，向会场走去。离宣汉城还有好几里路，就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一进城，就被满眼的标语、红旗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包围了。”

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人聚会，十分兴奋。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上的叔叔王新兰第一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了脸，显得很精神。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心国也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跟着姐姐她们，一会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这时，王新兰也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姐姐知道她的心思，答应她到了12岁，一定能帮她当兵，因为红四军有一个12岁的宣传员。王新兰认真地对姐姐说，那我谎报年龄，就是12岁？姐姐说，你长得那么小，说12岁哪个相信？

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宣、达一线的红军和地方机关撤至川陕苏区的中心地域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姐姐担心母亲和妹妹，专门从红四军赶回家，将母亲托付给村苏维埃主席，让她随苏维埃一起转移。母亲走后，家里只剩下王新兰孤零零的一人。于是，王新兰一头扎进姐姐怀里哭了起来，说一定要跟着她去当红军。姐姐没有办法，只好带着王新兰一起来到了红四军军部。

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

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剪裁合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透红的圆脸蛋，可爱极了。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一听，王新兰眼泪扑簌簌地流。

忽然，王新兰停下哭泣，大着嗓门说：“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这时，姐姐王心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你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

徐立清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在一旁的王心国替妹妹求情说：“白匪来了，和红军沾边的都都杀，留下来不是等着让白匪杀吗？就让她跟着红军走吧，我晓得她太小，没办法，能活下来就活，活不下来就……”王心国说着，眼泪也流了出来。

徐立清想了一阵，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一年，王新兰9岁。如今，王新兰还庆幸当年红军接收了她。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就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字谱，吹笛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

一天，王新兰返回宿舍没有看见姐姐，就四处找，却在床板上发现了一个字迹清秀的纸条：“小妹，组织调我到省委工作，来不及和你告别，以后就靠你自己管理自己了。”拿着小纸条，王新兰哭了起来。

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要在红四军里找一个文化程度高的人，去给省委书记兼保卫局长周纯全当秘书，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王心国。王新兰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个姐姐，再也没有见到自己两个同样在红军队伍里的哥哥及六姐夫(让王新兰痛心的是，4位亲人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在张国焘的“肃反”运动里)。

诉生命垂危的母亲。晚年，王新兰对子女回忆说：“离开妈妈，走出那间破房子的时候，我没有回头，也不敢回头，怕在妈妈绝望的目光中再也迈不动脚步。”这次，王新兰心里清楚，这次相见，是她们母女的诀别……

### “红军娃”挑战生存极限

“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当年在寒冷的风口上，王新兰打着小竹板，向路过的部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烂熟于心的顺口溜。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亲历者越来越少，王新兰这位铁流小巾帼，她以一名参与者的特殊身份和女人特有的细腻，对长征这影响中国革命深远的行动有自己客观而翔实的描述。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这年3月30日晚，在这望不到头的队伍里，不到11岁的“红军娃”王新兰迈着稚嫩的小腿，被宣传队的大姐姐们搀扶着，登上了渡江的小船。

王新兰不知道这条船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跟着这支队伍走，因为除了这支队伍，她什么也没有了。说到对长征的感觉，王新兰说：“最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了地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地走。”

部队打仗时，王新兰她们就和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年纪小，抬不动重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长征路上，有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可是过江半个多月，有人发现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这时，还清醒的王新兰不断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掉队——在这种时候掉队，等着自己的只有死亡。

一天早晨，王新兰挣扎着刚走十来里地，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用树枝扎了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了。没过多久，头发眉毛全都脱落了。宣传队的一位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点喂她。渐渐地，王新兰又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王新兰行军，行动十分艰难，特别是有敌人尾追的时候。一天，在一个村子宿营，有人建议给房东一些大洋，把王新兰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命令：“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渐渐地，王新兰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了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了。死神最终与王新兰擦肩而过。

王新兰能下地以后，又拄根棍子，拖着红肿的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那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王新兰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得走两步，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掉队，千万不能掉队！”就这样，王新兰跟着队伍跋涉在铁流之中。

病终于好了，王新兰又开始参加宣传队的工作，每天跑前跑后地从事宣传鼓动。

在翻越夹金山时，她们衣单单薄，身上冻得像刀割。当时大部队的凌晨5点动身上山，宣传队必须提前到险要处搭宣传棚。王新兰她们刚走到山脚，就感到雪山的厉害，地下的雪冻得硬邦邦的，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十分困难。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动，红军战士都很感动，用力向上爬。十一师过去了，十二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陈锡联带领队走上去，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得久了。”

6月，部队到达懋功，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两个方面的同志相互倾诉、相互慰问，互赠草鞋、羊毛什么的。王新兰回忆说，当时到处热气腾腾，空气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

部队在懋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没有筹到多少粮食。8月上旬，部队在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茫茫草地，已经多少个世纪没有踩过人的足迹。一群红军战士走进来，一曲人类求生

的颂歌在无垠的草地上奏响了。王新兰背着一

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根小棍紧

跟着前边的同志，走进了草地。到了草地，王新兰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

白天吃野草，晚上没觉睡。“因为都是水，一

块干地没有，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

双草鞋，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就坐着，大家背

靠着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草地的夜似乎很长，王新兰她们又冷又

饿。指导员到附近找来些枯草，生起一把火，

领着她们搓手、跺脚、唱歌。歌声驱散了寒

夜，迎来了黎明。王新兰回忆说：“当时，整

天饿得发慌，有时挪动一步，浑身摇晃，眼前

直冒金花。”一天、两天、三天……她们在草地上走啊

走啊，前方终于出现了树木，草地走到了尽

责任编辑 郭爱凤